

序曲

— // 2018 的 情 人 节 // —

叶子的表情很安详，就像某个平常的夜晚，穿着她浅黄色印着碎花的睡衣，蜷缩在洁白的被子里，把眼睛硬撑开一条缝，等着我把台灯拧灭了。

她的脸色却出卖了她：白得没一丁点儿血色，没有丝毫的生机。

叶子的嘴角残留着一丝浅笑，大概是因为麻醉剂的缘故，想收也收不起来。她是微笑着被推进操作室的，尽管微笑也能让她疲惫不堪。她算不上十分美丽，但那一刻，她让我想起小区院子里的一束月季。一个七月的夜晚，大雨把院子变成一片汪洋，那束花孤零零地立在水波上，在路灯投射的苍白光圈中，它红得耀眼，在风中摆动腰身。越是即将化成碎瓣，越是活泼鲜艳。

叶子就是这样的。面对琐事，她老是心事重重；可当大事真的来了，她又变得天真烂漫。当她发现我的微信里出现一个陌生女子的头像时，会担心得整夜睡不着觉；可当她捧着协和

院肿瘤科的诊断书时，却笑嘻嘻地对我说：嘿！你终于要自由啦！

天花板上很周到地安装了一面镜子，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看见对方。皮卡斯医生说过，互相鼓励有助于操作的成功。浪漫的法国人，总喜欢夸大爱情的力量。可是，谁知道什么算是操作成功呢？至少，那不是皮卡斯医生这辈子需要担心的了。

叶子眼睛里噙满了泪水。就在几分钟前，我和她之间的挂帘被拉开，她发现了我。她本来一直在等我走进屋子，陪着她度过她人生最后的几分钟。她不懂法语，所以向她隐瞒实情并不算太困难。如果事先让她知道了，她是绝不会同意的。她说过：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醒过来，不是比死亡更可怕？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你……所以，她以为皮卡斯医生只不过是要按照她的愿望，给她注射一针，让她平静地死去，从此再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。

可她没料到，我正平躺在她身边。

叶子没办法说话，药效已经让她丧失了一切行动能力。她用眼睛告诉我，她已经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。那双原本正在变得空洞的眼睛，瞬间溢满了惊愕的光。我原本心存侥幸地猜测着，她见到我之后，感动和失望哪一样会占上风。可那侥幸瞬间就不存在了。我知道她在责备我。

我当然也怀疑过自己的决定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但就是在昨天，当我和叶子站在埃菲尔铁塔上，所有的怀疑都瞬间消失了。皮卡斯医生绝不会同意叶子在寒冬的傍晚爬上那么高的铁塔。她的身体过于虚弱，过度运动或受寒都将给接下来的操作带来

风险。但叶子极力要求，我没办法拒绝。毕竟，我曾经答应过她的许多事情，兑现的实在是太少了。她放纵地依偎在我怀里，看着笼罩在巴黎上空的晚霞。多亏有了晚霞，让那些密集而单调的楼房活泼了一点。她自言自语：“多好啊！能到巴黎来！明天就是情人节了。”

2018年2月14日。

她的手指紧扣住我的。那些手指异常纤细，像是冬天的枯蔓，脆弱得几乎透明。这是她第一次到巴黎来。有我陪着，她快乐得不像是来终结生命，倒像是特意来庆祝情人节的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理由，陪着她告别这个危机四伏、命如草芥的世界。

我很想向镜子里的叶子解释，请求她的原谅。可我做不到。我跟她一样虚弱，对所有的肌肉失去了控制，就连意识也正渐渐远离身体。我也很想握住叶子的手，但那就更不可能了。尽管我们的卧箱相隔还不到一米。我们分别平躺在两个透明的玻璃盒子里，他们叫它“卧箱”。可我还是联想到了不应该联想的东西。我竭尽全力地向着叶子微笑。

叶子却把眼睛合上了，大概是不想给我求饶的机会，目光也不行。

我的眼前一片模糊。我不知那是泪水，还是视觉在迅速退化。即便有泪水流下来，我脸部的皮肤也已经感觉不到了。我失去了一切感觉，医生和护士们弄出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遥远，随即彻底消失。我跌进死一般的寂静里。我把最后残留的清醒脑细胞集中到一起，努力造一句极简单的句子，算是对此生的

总结，或者是对来世的承诺。

“亲爱的，我……”

那句话并没完成。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，把我的一切都抛向虚无中去了。

第一章 Ⅱ

朝阳

1983 在北京出生

2018 在巴黎被冰冻

2525 在H区复苏

1.

我眼前是一片无尽的蓝色。蓝得均匀彻底，没有任何瑕疵，当然也没有云，判断不出远近，所以，我说不好那是不是天空，我甚至说不清楚，那会不会是幻觉。我没法转动脖子。我根本感觉不到脖子的存在，感觉不到身体的任何部位，就好像我并没有躯体，只有一团灵魂。我愕然地意识到：我大概是死了，不知是到了地狱还是天堂。

大约一分钟后，我突然感觉到了某个遥远的部位。大概是脚趾。那上面好像有几只小虫子在叮咬，并不太疼，更多的是麻，像是极细的针灸，轻轻一点，迅速地消失了。我一阵沮丧，担心那只是我的幻觉。皮卡斯医生说过，虽然人体冰冻技术突飞猛进，但复苏术还遥遥无期。从来没人成功地从冰冻状态里醒过来。

所以，我到底是死了，还是按照我在皮卡斯医生诊所里签署的合同，在两百年后醒了过来？前者的可能性远大于后者。我莫名地感到恐惧。原来，我不仅仅怕死，更怕死了以后还有意识。最可怕的并不是彻底结束，而是彻底的无知。不知你在哪儿，将要发生什么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什么，不知这还是不是同一个宇宙时空……

我想我还是后悔了。也许我哥是对的。我记得他惊愕鄙夷的目光：“这岂不就是自杀？”我们的关系并不太好，许多年不见了。我在父母的追悼会上都没有见到过他。在他眼里，我一直都是胆小懦弱的可怜虫，被父母过度保护和控制，因此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。他和我不同。父母从不觉得需要保护他，倒是时刻提防着他会欺负我。这反而让他寻找着一切机会欺负我，直到他上大学离开家。

可就在我带着叶子去巴黎之前，我决定见见他。我原本就没几个亲人。我不知道我哥算不算亲人，但我有些事情需要托付，除了他，我不知还能找谁。我和我哥的会面统共不到五分钟。他说：“只有懦夫才会自杀，没人会可怜你。”这句话倒是真的。我哥对我从不怜悯，总是一针见血。我沉默了几秒钟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在没有复苏术的时代冷冻自己，和自杀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我吞吐着说：“我不能……我不想，让叶子离开我。”

“那你儿子呢？”

我鼓足了勇气：“所以，我来找你。”

我哥皱了皱眉，像啐唾沫似的从牙缝里啐出几个字：“没出息！”

回忆倒是让我平静了一些。我哥是对的。是我太没出息，一辈子都被别人约束和管理。当然，这跟我哥多少有点关系。我七岁那年，一个仲夏夜，我哥带着我到护城河边玩耍。河边常有许多人散步，那晚大概有个得了脑膜炎的病人也在散步。第二天我开始高烧，我妈是第三天抱着我跑去医院。医生说，再迟一天就没救了。后来烧退了，大家都以为我恢复了正常。可某天下午的第二节课上，老师叫我回答问题。我毫无反应，一动不动，眼睛大睁着，死鱼似的瞪着老师。老师气冲冲走到我面前，正要发作，我却浑身绷紧，开始剧烈地颤抖，白色泡沫从嘴角汩汩地溢出来。我的父母从此为了儿子的癫痫症愁眉不展；我哥从此成为我家的公敌；我也从此失去了一切自由。可我对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下午记忆模糊，我甚至不记得老师曾经叫过我的名字。我仿佛突然来到一座山洞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四周有怪异的声响。我试图听清楚那是什么，但它很快被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叫醒了。那是我前座的女生发出的。她尖叫着：秦朝阳尿裤子了！

我妈坚持每天骑车带着我上下学。风雨无阻，直到初中毕业。她本打算让我读附近的师范中专，毕业后就到我家附近的小学校教书，但我固执地考取了重点高中，而且坚持不让她再接送我。她曾经非常担心，怕我在上学或者放学路上突然犯病，咬断自己的舌头或是钻到汽车轱辘底下去。尽管我发作得并不频繁，起初是每月两三次，之后渐渐变成两三个月一次。再后来，一年也不过一两两次。我认为我只不过是在做白日梦，再次梦到了漆黑的山洞。我哥同意我的看法。不仅同意，而且添枝加叶：他也梦到过他弟弟在某个山洞里找到了什么宝贝，而

且他记得我出生那天，他曾听到窗外遥遥的锣鼓声，夹杂着什么“解放人类”的叫喊，虚虚实实缥缥缈缈，像是从天堂上传下来的。他因此推断，我在山洞里找到的应该是能够解放人类的东西。我妈破口大骂：你做白日梦呢？你弟弟出生那天，路口的大院儿里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！跟你弟弟没半根葱的关系！

尽管我妈恰巧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那天生下了我，她却并不觉得我跟解放全人类有什么关系。她其实算得上是个客观实际的人，除了对待我的病。她始终坚持认为，我的癫痫并未痊愈，需要特殊护理，而且一直护理到我高中毕业。她坚决反对我报考外地的大学，我无论如何拗不过她，所以隔三岔五地遭到大学同学们的奚落：秦朝阳！你妈又给你送东西来了！冬天是棉衣和热水袋，夏天是短裤和清凉油，什么都躲不开宿舍同学的眼睛。什么也躲不开我妈的眼睛：宿舍枕头边的武打小说、教材里夹的明信片、女同学借给我的流行音乐录音带。大学三年级刚开始，我妈就四处活动着替我安排工作，所以我告诉她，我决定去美国读研，并且已经拿到奖学金的时候，她歇斯底里地大吵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美国是我临时的天堂，让我享受短暂的自由。本打算享受得更长久些的，可我认识了叶子。如果说我妈是一座钢铁铸成的监牢，叶子就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圈。前者是头破血流地想要冲出去，后者却让我没有勇气迈进一步。

圣诞节我带着叶子回到北京，心里存着一点侥幸：叶子有着南方人的柔顺乖巧，或许能成为我妈的好伙伴。这是我一生里最错误的决定。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，我妈像疼爱亲生女儿

一般地疼爱叶子。但在新年后的第一通越洋电话里，她大哭大叫，把叶子说成强盗，夺走她风里雨里用自行车驮大的儿子，要把他永远地监禁在美国。夺走了当然也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南方女人口蜜腹剑，蛇蝎心肠，有可能就是看上了我随时会发羊角风死在大街上，所以才肯花功夫来迷惑我。那是我第一次摔电话，以后却成了一个改不掉的坏毛病。第二天我妈又打来电话，委委屈屈地向我道歉，说不想回国也成，她和我爸的积蓄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在美国买房子。

我和叶子最终还是回了国，这是让我妈勉强接受叶子的条件。我在矿业研究所找了个研究员的工作，研发找矿的机器人。叶子则四处给人上英语课。这不是我们曾经期待的生活，但反抗必定是有代价的。毕竟我还是胜利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为我独立自主的婚姻而自豪，直到母亲去世多年后的一个清晨，我从梦中醒过来，突然意识到，任何女人走进我的生活，都必然成为母亲的敌人。因此，反对叶子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我放弃在美国的自由。我从来没胜利过，是我妈取得了永久的胜利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清晨的阳光正钻进窗帘缝隙，在我赤裸的脚踝上留下细细的一缕。我莫名地想到戴着镣铐的犯人。我戴的是用薄纸剪成的镣铐，比钢铁的更为残酷。

所以，死又有什么可怕呢？至少，我是真的自由了。

可就在这时，我脚尖的酥麻再次出现了，甚至有些痛感，让我确认那并不是幻觉。我还来不及高兴呢，那感觉突然加重，仿佛亿万只小虫子突然钻进肌肤深处，开始不停地撕咬。这感觉从下至上，排山倒海，不再是虫噬，而是烈焰的灼烧，全身

都瞬间浸在火海，眼看就要化为灰烬了。

瞬间之后，强烈的灼烧感消退了。我听到柔和愉悦的嗓音，仿佛紧贴着我的耳朵：“来自 2018 年的移民，欢迎您来到完美时代！”

2.

“秦朝阳先生，您好！我是 U-1058。”

微笑着站在我面前的，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，白色制服紧贴着凹凸有致的身体，线条完美得令人惊异。只不过，她看上去雾蒙蒙的，好像是被过度“美颜”的照片，又像身处重度雾霾之中。也许是我的视力尚未完全恢复，眼睛还在隐隐作痛。

她显然是个白种女人，说的却是地道的中国话，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，那就是普通话过于标准了，有点新闻联播的意思。她指指自己的胸牌，目光始终没离开我，面部表情也保持不变。我敢打赌，就连她眼角的三条笑纹儿，也没半毫米的变化。我恍然大悟：她是机器人。是啊，两百年之后，机器人技术早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“秦朝阳，男性，1983 年 3 月 14 日出生。我非常高兴地通知您，您已经成功复苏了！”“她”的声音里带着令人振奋的愉悦，仿佛新闻主播在播报神舟飞船成功发射，“您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很稳定！当然，我们还需要对您做进一步的身体检查。您的病历过于原始，许多化验数据在几个世纪前就被证明毫无意义。但请不要担心，在您光顾的时代，人类男性的平均寿命是 127.6 岁，几乎没有任何疾病会给您带来致命的威胁！”

U-1058 自顾自地讲着，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始终盯着我，

这让我有点不自在。我想说句谢谢，这才发现我说不出话来。我已经清楚感受到了身体的存在，却无法控制任何一块肌肉。就连眨眼都不可能。奇怪的是，我的眼睛并未因此感到难受。我的视野里除了那一片暧昧的蓝色，还有 U-1058 稍稍前倾的上半身。按照我和她构成的角度判断，我猜我正平躺着，蓝色只是屋顶的颜色。

“您现在应该感到轻微的头晕，浑身麻木，暂时丧失运动能力。有些人还会暂时失去记忆。这些都是冬眠复苏后的正常反应，很快就会消失的！”

恰恰相反，浑身都不能动弹的时候，我的记忆却格外清晰。也就是几秒钟的工夫，我仿佛重新经历了人生，只不过顺序是反的。从巴黎的铁塔，到北京的高架桥，到上海南京路的小弄堂，再到纽约布鲁克林的旧公寓，然后是底特律郊区茫茫的雪野。记忆霍地停在那里，就像正在飞速下载的电脑突然断了网。画面定格在一座教堂里，叶子站在巨大明亮的彩色玻璃窗下，显得格外细小玲珑，像是深山幽谷中的一棵金丝细竹，被周遭的大树夺走了阳光。我们并不信教，都是被热心的美国同学拉去的。在他们看来，初到美国的留学生，必定渴望一切社交机会，特别是能够遇上同胞的机会。我们就这样见到对方。如果在中国的大街上迎面走过，大概都不会互相看上一眼。但在那遥远而破败的城市，没完没了的冬天、漫天飘飞的雪花，还有半生不熟的英语，倒像是一座无形的堡垒，把我们关在里面。她安静地站着，脸藏在阴影里。晚霞的光辉使她头顶的圣母面色绯红。我想，圣母在那一刻一定对我的命运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。

“秦先生，您的目光告诉我，您似乎有些过度紧张？我再次检查了您的各项体征，一切正常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您现在的感觉，都是冬眠复苏后的正常反应，很快就会消失的。”U-1058还保持着同样的笑容和语调。“她”居然发现了我的不安，但“她”并没猜对原因。

“所以，我请您务必放松下来，仔细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。”“她”语气中令人振奋的部分消失了，现在是义正言辞的，有了几分法官的意思，“根据地球宪法第2条，您的生存权受法律保护，因此您有权接受复苏术。但根据地球宪法第597条，您在彻底恢复健康后，必须留在荷艾文区生活，不得因任何原因离开该区。这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类文明的目的。”

我不太明白“她”在说什么。地球宪法是什么？是联合国制定的？荷艾文区又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离开荷艾文区？这跟世界和平或人类文明有什么关系？但这些问题并不重要。我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问。可该死的！我能感觉到舌头的存在，可它就是不听使唤，好像硬塞进嘴里的一块肥肉。

“因此，我必须通知您，我们将按照您的权利，协助您恢复对您身体的控制；但同时也要求您严格遵守地球宪法的规定。如果您一旦被发现违反了任何法律，您将依法受到惩罚。最严重的惩罚，包括再次被剥夺控制您身体的权利，甚至结束您的生命。最后，请容许我代表地球公社委员会欢迎您来到26世纪——人类最完美的时代！2525年9月21日。”

我心中猛然一惊：26世纪？2525年！难道已经过了507年？可我在冰冻协议书里填写的明明是200年！这将意味着什么？我能感到汗珠正从脊背和额头冒出来。叶子呢？她在哪

儿？我还没来得及向她解释！我也还没得到她的原谅！

“秦先生，您有什么不适吗？请不要担心，我马上检查一下！”U-1058号脸上保持着同样的笑容，“只是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了一些，完全没有其他异常。请您放心，我向医生申请一下，为您使用镇静药物。”

我不需要镇静！我并没任何不适。就算有，我也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！我竭力而徒劳地挣扎。也不是完全徒劳的：我的指尖动了动。这大大鼓励了我，本已精疲力竭的身体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力气，我终于喊出声来：“啊……”

只有这一个字。舌头还是不能动，就像被耳鼻喉科大夫用竹板压着。

“秦先生！很抱歉，护士还没有回复。按照规定，所有冬眠时间超过300年的复苏者，都必须由一位人类护士负责。但请您一定要保持平静。”U-1058的表情和声音的确都很平静，“她”眼角的三条笑纹也依然毫无变化。“她”发现了我的异样，可“她”并不惊慌。“她”在执行“她”的程序！我突然很想骂街。骂那些自称专家的机器人工程师，骂那些科幻小说作者，还有好莱坞的电影编剧们。这就是被你们神话过一万次的人工智能！五百年之后，机器人还是那么愚蠢，根本看不透人心！

突然间，我头顶传来另一个女人声音，但这次是英语，而且语气很不客气：“上帝啊！用得着镇静么？愚蠢的机器人！”

话音未落，在我和U-1058那永恒不变的笑脸间，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圆形头盔，宇航员戴的那一种。头盔里是一张肥嘟嘟的黑色面孔：

“嘿！新来的！看在你比我大一百多岁的分上，我能忍你几天。我是2118年冬眠的，这个混蛋26世纪也让我难受了好几天！哦，上帝啊，对不起，”黑女人把脸转向机器人女护士，“我可没抱怨我们的时代！我衷心热爱我们的26世纪！‘混蛋’只是我的口头语。”“头盔”再次转向我，“说到哪儿了？哦对了，至于对你，我就一句话奉送：把以前都忘了吧！当你自己是个婴儿！”

3.

达琳是复苏中心的护士，2088年生于洛杉矶，三十岁那年，一起严重的车祸让她失去了胸部以下的身体。她是在2518年复苏的。三百年后的技术也没能让她重新长出肉身。她的下半身是一套电子机械系统。她原本是西好莱坞大街一家公立医院的护士，复苏后为了重操旧业，她又学习了三年。这是她的兴趣所在，没人逼着她工作。H区——地球按照历史传承，划分成八个大区，供复苏人居住的是第八区，荷艾文区，简称H区——的复苏人并不需要工作，就像其他七个区一样，工作基本都是机器人完成的。人类只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国家和军队都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，警察和社工大都是机器人，也有一些人类员工，都是把服务社会当成乐趣的志愿者。

这些全是达琳在我病床前跟我絮叨的，巨大的头盔倒是毫不阻碍声音的传播。她每天来检查一次我的身体情况，穿着好像宇航服的行头，从头到脚一丝不漏。她每次只停留五分钟。她身上的定时器会在第4分30秒提醒她。达琳看上去缺乏耐心，其实非常善解人意。她不知道我到底要问什么，所以尽量把她

所能想到的都告诉我。我已经能够眨眼，活动手指，轻微地咳嗽，可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，除了“啊”发不出别的声音。达琳把双手抱在胸前，皱着眉对不停“啊啊啊”的我说：“老兄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反正都等了五百年了，你就不能再等两天？你的舌头很快就好使了！”

她说的没错。不到两天，我的舌头就好使了——其实不能说好使，只是凑合能使。我迫不及待地问出我的问题，一句简单的话，竟然说得我满头大汗。但琳达听明白了。她沉默了几秒钟，头盔里的那双眼睛黯淡了一些。我紧张得透不过气，以为她要告诉我什么不幸的消息。

她说：“我没听说过你的妻子，不过，H区一共有十六家复苏中心，几乎每天都有几个冬眠的人醒过来。可这样的速度还远远不够。截至2240年——那一年法律开始禁止对普通人实施冬眠术——地球上一共冰冻了大约两百万人。上帝啊！怎么会有那么多愚蠢的人！丢下完全了解的世界，却对全不了解的未来充满信心！”达琳叹了口气，继续说，“复苏计划是从2350年正式启动的，最早被复苏的人早就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了，可目前还有几十万个冬眠者在排队等待复苏。没人能按照合约上的时间醒过来。更何况，你合约上的复苏时间是2218年，那时复苏技术还不够完善，复苏计划根本就还没开始呢！”

也就是说，叶子也许还没醒来，或者比我更早醒过来，甚至早上两个世纪，已经去世多年了？有一句话突然闯进我的脑海：“你终于要自由啦！”这是叶子捧着协和医院诊断书对我说的。我无比震惊，像是被人迎面狠狠打了一拳，打空了大脑，

在一片麻木之中隐隐作痛。

达琳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：“不过，你不用担心！既然你和你妻子是同时冬眠的，我想应该会安排你们在同一个时期醒过来，前后大概相差不了几年？都说现在的 CIS 是有史以来最人性化的！”

“C……I……S？”我吃力地重复这三个字母。它们听上去很熟悉。这是每个曾经希望得到美国绿卡的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缩写。达琳点点头：“对，就是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，移民局。”她做了个鬼脸，“现在没有国界了，移民局只管冬眠复苏的人。”

“那里……也……是……机器……人……和……义工？”我勉强说出我的问题。达琳摇摇头，“CIS？那个鬼东西！”达琳停下手头的事，抬起头，仿佛在眺望远方，“那里没有义工。”

“那……我……”我还没来得及说出我的下一个问题，达琳已经转身往外走了。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已经耗费了快五分钟。复苏中心的一切都严格遵守时间，达琳也不例外。只是这五分钟实在过得太快了！达琳照例猜出了我的问题，边走边说：“至少还得一周。等你出院了，自己去打听吧！”

达琳走后，这房间里又只剩下我自己。天黑之后，U-1058 还会再来一次。但自我弄明白了“她”只是普通型护理机器人后，就丝豪不再关注她。我已经可以小幅度转动头部和活动四肢。这房间并不大，四处都是蓝色的——并非因为屋顶和墙壁是蓝色的。达琳告诉过我，这房间里充满了蓝质——一种密度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的蓝色物质。这就是为何我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。这房间的地板和四壁上，有几百万个细微到肉眼无

法察觉的喷射口，源源不断地把蓝质喷射出来，通过流体力学和电磁场原理支撑我的身体，把我的血管和脏器维持在最佳的角度。这些蓝质同时随着呼吸进入我的体内，通过肺部和血液进入我的每个细胞，输送药和营养。这的确比输液高明许多的方法。

房间侧面的墙壁上有一面镜子，我能看见我自己，正平躺着浮在半空中，我穿着柔软的白色病服，后背和裤腿都在微微颤动，像是被鼓风机吹着，又像是漂在水面上。我就像舞台上悬空躺着的魔术师助理，舞台上雾蒙蒙的，像是使用了某种特效。只不过，这一整间剧场里，除了我再没别人。我期待着再次见到达琳，尽管当年初到美国时，黑人总是让我提心吊胆。我曾在底特律街头被两个黑人抢走 20 美元。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被人用枪指着。我把兜里的绿色钞票掏出来递给他们。中国学生会给每个留学生上的第一课，就是随时要在衣兜里放一张 20 美元的救命钱。我的 20 美元在到达美国的第六天就派上了用场。老天！那竟然已经是 500 多年前的事情了！想想在我出生的五百年前发生过什么？那该是 15 世纪，紫禁城建成，永乐皇帝迁都北京；圣女贞德被烧死在十字架上；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……五百年到底有多长？到底会发生多大的变化？

达琳那又黑又圆的脸，是 500 年后距离我的记忆最近的东西，尽管隔着巨大的头盔。那是她必须佩戴的，因为她不能吸入专门为我准备的蓝色物质。U-1058 就不需要头盔，因为“她”是机器人。镜子里的我没有头盔，而且正悬在半空，好像被细线吊着的木偶。我突然开始怀疑，将来我的四肢是不是还会